

中醫源流與著名人物考

張志遠編著

中醫源流與著名人物考

張志遠編著

抱拙山房家藏

翻印必究

弁 言

这本书，是在业余时间参考文献约万种利用三更灯火五更鸡历四十年写成的，因遵守师训，谢绝名人作序，避免结交权贵之嫌，望海内外亲朋鉴而谅也；限于水平，缺点在所难免，希阅者指正。

原稿字数过多，因无力出版，在整理过程中删去五分之二，特申以表歉意！并向国外关心此作诸友顺致感谢！！

辛未秋房日老朽张志远于山左齐州历
下山庄抱拙山房

目 录

第一章 原始社会	1
一、卫生保健开端	1
二、药物起源	1
三、外治与针灸萌芽	2
第二章 奴隶社会	4
一、治疗始用汤液	4
二、认识不少疾病	4
三、已注意生活卫生	5
第三章 奴隶社会晚期——封建社会(一)	7
一、医学分科,建立考核制度	8
二、整理古代医籍	9
三、出现三大名著	9
(一)《内经》	9
(二)《神农本草经》	15
(三)《伤寒杂病论》	17
四、贡献较大的医学家	24
(一)扁鹊与《难经》	24
(二)淳于意与《诊籍》	28
(三)华佗与《中藏经》	29
第四章 封建社会(二)	35
一、对疾病认识的提高	36
二、治疗上的进步	37
三、药用“本草”显著发展	38
四、炼丹和服石风行	41
五、著名的七位作家	43
(一)王叔和与《脉经》	44
(二)皇甫谧与《甲乙经》	47
(三)葛洪与《肘后救卒方》	50
(四)陶弘景与《本草经集注》	55
(五)巢元方与《诸病源候论》	58
(六)孙思邈与《千金》二方	60
(七)王焘与《外台秘要》	68
六、医学教育兴起	71
七、中外医学交流	72
第五章 封建社会(三)	80
一、整理医籍、普及医学知识	84
二、临床实践的成就	87

三、铸造铜人与针灸发展	89
四、影响世界的法医学	92
五、运气学说盛行	94
六、宋政府主编三大方书	97
七、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医学家	101
(一)两宋人物	101
1.伤寒研究家	101
2.儿科学家	110
3.内科杂病学家	115
4.妇科、外科研究家	117
5.其他著名医家之代表作	118
(二)金元人物	120
1.《伤寒论》注释先行者	120
2.河间系统代表人物	123
3.易州系统代表人物	151
4.外科麻醉家	166
5.针灸十四经发挥家	167
6.虚劳专家	171
八、医学教育、医疗设施的进展	174
第六章 封建社会(四)	183
一、重视解剖学研究	190
二、预防天花发明人痘接种法	192
三、形成温病流派	195
四、性病梅毒的传入	196
五、著名的医学家	197
(一)药物学者代表人物	197
(二)综合研究者代表人物	213
(三)益气者代表人物	224
(四)温补者代表人物	236
(五)论疫者代表人物	256
(六)医温者代表人物	260
(七)尊经者代表人物	297
(八)治虚劳代表人物	321
(九)理肝者代表人物	324
(十)益气活血者代表人物	326
(十一)外科学者代表人物	328
(十二)诸病外治者代表人物	333
(十三)艺术、妇科学者代表人物	334
六、医学教育、临床分科与其他	345

第一章 原始社会

远古——公元前二十一世纪

1987年初云南元谋县竹棚发现二十五枚古人类牙齿化石，经地磁法测定，乃距今约二百五十万年前的遗物，说明我国很早已由猿人进化为人类阶段。当时“未有衣、食、器用之利”⁽¹⁾，过着群居野处采集木果、山瓜、鸟卵、草籽，捕捉禽、兽⁽²⁾，吃鱼、鳖、螺、蛤，“饮血茹毛”⁽³⁾为生。六十九万年前北京人时代，由于雷电轰击、森林燃烧、燧石磨擦⁽⁴⁾、地面腐植积热⁽⁵⁾、草丛起火，学会利用永恒不熄的火种⁽⁶⁾，可以炮生为熟、灭毒杀菌、除掉寄生虫、缩短消化过程、减少肠胃疾病，促进大脑发达，加速毳毛脱落，改善身体健康；且能抵御严寒、驱散湿邪、防止猛兽袭击，丰富生活内容。他们在与大自然斗争中，逐渐产生语言、利用打制的石片、长骨、鹿角、木棒、蚌刀作为狩猎武器，切制肉块，同时也相应地积累许多医药知识。“结绳以为网罟”⁽⁷⁾，“嫁娶以修人道”⁽⁸⁾。公元前三千年左右，“木钩而樵，抱瓠而汲”⁽⁹⁾，已开始制作粉色陶器⁽¹⁰⁾、正式饲养家畜、大量种植谷物，从畜牧为主转入农业，而后定居下来。收获有了剩余，即互通有无，“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历史上传说的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时代，就是处于这一时期前后，谓之“氏族社会”。

一、卫生保健开端

在遥远的古代，先民赤身裸体，上有风雨，下有猛兽⁽¹¹⁾，岁有寒暑，露天中生活，处境十分困难，为了战胜自然，逐步出现原始的保健活动，架木为巢、避居山窟，冷则披树叶、围羽毛、裹干草⁽¹²⁾，冬天取兽皮护身⁽¹³⁾，“能复前而不能复后”⁽¹⁴⁾。进入氏族社会，生产力发展，原始的生活不断提高，运用结绳、灼木、刻骨记事，传送信息，改变了既往饥则求食、“饱即弃余”⁽¹⁵⁾的方式。通过辛勤劳动，“斫木为耜”，“焚林而畋”，扩大食物来源，身体健康状况改善。知道建筑房屋防御凶禽、猛兽，躲避风、寒、雨、雪、烈日照晒。西安东郊半坡村发掘的草拌泥土圆形、长方形住室，并有出入门户的通道；陶器上有布纹花面，石纺车，很小的带眼骨针。山西夏县还出土半个人工割裂蚕壳，吴县出土三块葛布残片，证明其时已经穿上缝制的衣服。《商君书·图策》说：“神

农之世，男耕而食，女织而衣”，有一定根据。故皇甫谧《帝王世纪》所载《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真实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

二、药物起源

“药食同源”。原始人群在寻找食物过程中，经过无数次尝试，发现若干植物对人体有益，能助气力、焕发精神，如人参、黄芪；有的催眠，如酸枣仁、柏子仁。或者对人体有害，反而引起呕吐，如瓜蒂、藜芦；甚至腹泻不已，如大黄、巴豆。天长日久，积累丰富经验，以之治疗疾病。氏族社会晚期，因交往日繁，认识的药物更加增多，《淮南子·修务训》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一日而遇七十毒（药）”⁽¹⁶⁾；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亦说，以赭鞭验草木，“尽知其毒及寒温气味所主”⁽¹⁷⁾。因狩猎、捕鱼属生活另一来源，又发现动物和水产药物，“河罗鱼食之已痛”⁽¹⁸⁾，“青耕鸟可以御疫”⁽¹⁹⁾，鹿蜀白头赤尾

马形虎文“佩之宜子孙”⁽²⁰⁾。且将剧毒者作为觅取食物的诱饵,以乌头毒鸡、芫花毒鱼、狼毒杀野兽。《诗经》记入很多有医疗作用的药物,如葛、卷耳、芣苢(车前)、蕷(浮萍)、荼(苦菜或茶)、荠、苓(甘草)、荑(茅针)、茨(蒺藜)、唐(菟丝)、虻(贝母)、茺(兰草)、苇、谖(萱花)、蕘(益母草)、艾、麻、荷、茹(茜草)、芍药、莠(狗尾草)、蕡⁽²¹⁾、荳(荆葵)、蒲(水蒲)、薁(野葡萄)、果臝(瓜蒌)、蒿(青蒿)、台(莎草)、蕘(牛蒡)、蕸、蕧(烏头)、桃、棘(酸枣)、桑、木瓜、苞杞(枸杞)、柘(野桑)、螽(麝)、兜(犀牛)、蟋蟀、蜩(蝉)、蚕、伊威(鼠妇)、蜻(蜘蛛)、虺(毒蛇)、蝎(蜥蜴)、马蜂等。陶器的广泛应用,进一步提高炮生为熟的技术,对后世以水为溶媒来煎取药物创造了条件。

三、外治与针灸萌芽

原始人在寻找食物、居住场所时,常与猛兽或部落之间发生战斗,易遭外伤,不断用灰土、树叶、花瓣、草茎、软藤,外敷、包扎伤口,产生外科方面的医疗活动。冬季围火取暖,发现用兽皮包裹烧热的石片、土块、砂砾,贴附身体上,可保持温度,不仅舒服,且有解除疼痛作用,而后便以热熨、火烤疗法处理因寒湿引起的腹痛、四肢麻痹、关节炎等。在漫长岁月中,经过反复实践,屡有改进,于局部用燃着的木炭⁽²²⁾、艾团烧灸,治愈了许多疾病,就慢慢形成了灸法。

距今五万年前,进入新人阶段,从出土文物中发现了各种形式的骨针,有孔⁽²³⁾者缝纫用,一端凿孔另头无孔,或两端皆磨成尖状,是作为治疗工具使用的。点刺合谷以止齿痛,压迫三里则愈腹胀。同时还用砭石、竹尖⁽²⁴⁾、荆棘和有硬刺、锋利之物作为挑疮、攻腐、放血、排脓的器械。《山海经》东山经说:“高氏之山,其下多箴石”,是针刺材料来源最早的记载。《帝王世纪》“伏羲制九针”⁽²⁵⁾的传说,出诸氏族社会渔猎时期,从进化规律言,是有可能的,但非金属品。近来在河北藁城发现并出

土了商代的砭

尾语

历史发展表明,人类通过劳动,产生保健医疗,与一般动物之出于本能如猫舌频舐净化伤口、牛尾摇摆驱蝇、麻雀滚窝沙浴、鸡啄石子助消化、马脊倚树磨痒、虎中箭毒吃青泥、雉被鹰伤叮贴地黄叶、蜘蛛为蜂螫掩蚯蚓粪、狗患高血压啮新鲜野草、埃及红鹤用长嘴汲水插入肛门灌肠等的寻治不同。他们与天、地、猛兽、毒虫斗争,战胜了自然,利用语言传递,促进交往,推动社会发展。这一时期在狩猎前、得到食物、丰收之后常身披鹿皮、头插羽毛、佩上花朵,学习小鸟飞翔或走兽跳跃起来,表示庆贺和祝福。朴素的舞蹈,有助人体气血循环,舒筋壮骨,增强健康。《吕氏春秋·适音》说:“昔陶唐之世,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滯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已认识到有医疗意义。嗣后,即逐渐形成导引术。对推拿、按摩,开展肢体运动应用于临床,有一定启迪,可“调营卫、消水谷、排却风邪、长进血气。”⁽²⁶⁾张九龄指出,其作用不只“除风、寒、暑、湿、饥、饱、劳、逸八疾”,且能“使内疾不留,外邪不入。”⁽²⁷⁾《素问·血气形志》称道是:“治之以熨、引。”

同时,因生产力低下,人们对自然界发生的多种现象狂风、暴雨、降雪、闪电、雷鸣、冰雹、地震、日落、月缺、白昼、黑夜、洪水、夏热、冬寒、出生、死亡、磷光等无法解释,认为宇宙空间存有超自然力量支配万物,产生敬天思想,这一低级时代的特殊现象,延续到数千年,“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²⁸⁾感染疾病时,“巫用糈藉”⁽²⁹⁾,也以祈祷方式进行驱疫活动。刘氏《说苑·辨物》说:“吾闻古之为医者,曰苗父⁽³⁰⁾,苗父之为医也,以菅为席,以刍⁽³¹⁾为狗,北面而祝,发十言耳,诸扶而来者、舆而来者,皆平复如故。”且有希图利用模拟的象征物令病人回苏,《韩诗外传》曾记一

小故事，谓俞跗“揭木为脑，芒草为躯，吹窍定脑，死者复苏。”实则古代不少的巫医⁽³²⁾均能掌握药物、运用民间经验配合治疗，夏代所传《山海经》大荒西经就写有“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³³⁾”，“皆操不死之药”⁽³⁴⁾。迨至封建社会末期，个别落后地区仍然存在，称为“走阴阳”、“端公太保”、“夜行卜士”、“通神者”。龚鼎臣于《医述》分析过“观者岂能必胜医师哉”，其未被历史淘汰的原因，主要是还缺乏卫生疾病知识，故“世俗之人易以邪惑也。”⁽³⁵⁾

注

(1)《周易乾凿度》。(2)如肿骨鹿、山蛇、地鼠、刺猬、三门马、羚羊、水牛、河猪。(3)见谯周《古史考》、《绎史》卷一。(4)或打击石器。(5)或天然气体。(6)北京人时代，就在洞穴内发现六米深的灰烬，且有烧过的兽骨、石块、朴树子等。(7)《周易》系辞传下。(8)王嘉《拾遗记》。(9)刘安《淮南鸿烈解》“汜论训”。(10)在树皮编的容器上涂以粘土，用赭石(红)、锰土(黑)为色，再加烘烧。(11)当时剑齿虎、猎豹最为凶猛。(12)见《墨子·辞过》。(13)见《礼记·礼运》。(14)班固《白虎通义》号篇。(15)《白虎通义》号篇。(16)俞樾题郑文焯《医故》序，谓“尝草之初，原非采药，但求食品以养众生。”王宏翰《古今医史》正误说，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此言出自《淮南子》，明王履极辨其诬”，若其草含小毒者，“因不死而

可解”，遂“毒之大者，入口即死矣。”甚有道理。(17)干宝《搜神记》。(18)《山海经》北山经。(19)《山海经》中次十一经。(20)《山海经》南山经。(21)似指泽泻或续断，待考。(22)见《黄帝虾蟆经》。(23)尖状石凿开的。(24)古箴字从竹。《周易》咸卦即箴卦。(25)《灵枢·九针十二原》记有镵针(长一寸六分，如箭头，适于浅刺)、圆针(长一寸六分，如圆柱，适于揩摩)、铍针(长三寸半，粗大稍钝，适于按压)、锋针(长一寸六分，三棱形有刃，适于放血)、鍼针(长四寸、宽二分半，剑形有刃，适于放脓)、圆利针(长一寸六分，尖头圆利，适于急刺)、毫针(长三寸六分，细软如毫发，应用较广)、长针(长七寸，针身长，适于深刺肌肉肥厚处)、火针(长四寸，针身粗，尖圆，适于穿刺关节)，均为金属所制。据《南史》载，“全元起欲注《素问》，访以砭石，僧儒答曰：古人当以石为针，必不用铁。”(《王僧儒传》)明代张萱《疑耀》二“针砭药饵条”说：“针本以石为之，名曰砭，后世乃易以金耳。曰药石者，谓药与砭，非指金石之石也。”(26)《云笈七签》引葛洪“玄鉴导引法”。(27)《唐六典》。(28)《周礼》春官。(29)刘向《淮南子》说山。(30)《韩诗外传》作弟父。(31)陆佃《埤雅》谓草束，即草把子。(32)《金植不下带编》卷六引明人支允坚《艺苑闲谈》，言“巫古通筮”，巫医即筮医。(33)《周礼》巫人作巫更、巫咸、巫式、巫目、巫易、巫比、巫祠、巫參、巫环九巫，“以辨吉凶”。(34)《山海经》海内西经。(35)《四部丛刊》载《皇朝文鉴》。

第二章 奴隶社会

夏(前二十一——十六世纪)——商(前十六——十一世纪)

公元二千年前,夏后氏族内禹、启父子家天下建立,“选贤与能”⁽¹⁾制度破坏,原始社会解体,委任官吏“亲贵合一”,有奴隶、奴隶主之分,“庶人毳老而后衣丝,其他则仅麻矣”⁽²⁾,出现阶级,开始了“奴隶社会”。生产工具已由石、骨进化为青铜器,农业产量上升,为医药发展创造了条件。王朝初期,铜制品很少,仍以石器工具刀、铲、杵、斧、镰、锤为主,处于新石器晚期。“大乙放桀南巢”,商代随着冶炼技术的进步,青铜⁽³⁾器的使用日渐广泛⁽⁴⁾,比仰韶时期有长足发展,历史上称“青铜时代”。这一阶段较突出者,是商王崇拜玄鸟⁽⁵⁾,自盘庚⁽⁶⁾“由奄⁽⁶⁾迁于北蒙曰殷⁽⁷⁾”⁽⁸⁾后,遇事先要占卜⁽⁹⁾,以候神示,求上帝预告以就吉避凶。将所得结果让贞人⁽¹⁰⁾用刀刻于龟甲、兽骨或个别人头骨上,“彰往察来”,作为史料保存下来⁽¹¹⁾,名曰“卜辞”。统治阶级认为死后灵魂不灭,常将侍从殉葬。

二、认识不少疾病

一、治疗始用汤液

进入氏族社会,手工业明显发展,制陶技术屡有改进,家用器皿罐、釜、盆的烧作较前更加精致,已达到工艺要求标准。商代初年,伊尹⁽¹²⁾于“庖人之中”⁽¹³⁾负“鼎俎以滋味说汤”⁽¹⁴⁾,相传他仿照“阳朴之姜、招摇之桂”⁽¹⁵⁾的应用,把药物放入陶器内烧煮,以水溶解有效成份治疗疾病,形成“汤液始于伊尹”⁽¹⁶⁾说。《素问·移精变气论》也提到“中古之治病,至而治之,汤液十日已去八风五痹之病。”由于农业进步,发明酒的酿造⁽¹⁷⁾,甲骨中记有“酒”字⁽¹⁸⁾,这“清醇之美,始于耒耜”⁽¹⁹⁾,用“粢盛秬鬯以事上帝”⁽²⁰⁾,且“为此春酒,以介眉寿”⁽²¹⁾。汤液除水外,还以酒作溶媒的煎剂,醫字从“酉”即表明它在医疗方面的功用,故《素问·汤液醪醴》说:“邪气至时,服之万全。”汤液的出现,不只降低药物“瞑眩”⁽²²⁾之副作用,破坏其毒性,吸收易见效快,亦为组方配伍创造条件,解决体积、重量过大、口服困难,利用中性物质提取,实属一大变革,对后世复方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夏代,通过观察气候变化,有了记时系统的历法,殷商时期逐步完善,称年为“祀”,平祀分为十二月,闰祀十三个月⁽²³⁾。一年分两季,上半年种禾名春,下半年种麦曰秋。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十天为一旬,并用天干、地支配伍记日,形成民俗学。对按时播种、收割,认识季节性流行与多发性疾病,具有重要作用。

传说夏人有了原始文字⁽²⁴⁾,进入商代才正式使用,能以毛笔书写,所谓有史以来可证者,就是以公元前一千三百年之殷墟王宫区出土的《甲骨文》为依据⁽²⁵⁾。由记事看,当时医生均系奴隶,管理人员称“疾臣”,所载二十余种疾病⁽²⁶⁾,多按发病部位论述,如头病名“疾首”,腹病名“疾腹”,眼病名“疾目”,耳病名“疾耳”,喉病名“疾言”,鼻病名“疾自”⁽²⁷⁾,嘴病名“疾口”,牙病名“疾齿”,舌病名“疾舌”,胸病名“疾胸”,手病名“疾手”,肘病名“疾肘”,腿病名“疾胫”,骨病名“疾骨”,脚掌病名“疾止”,其他尚有疟、疥、龋⁽²⁸⁾、育诸名称。占卜的患者,绝大部分为帝王或王室近臣。最值得瞩目的,则是关于“疾年”、“雨疾”、

“降疾”等方面，说明对时间、空间常见病有了充分认识。

三、已注意生活卫生

夏时开始，力学产生，已有城堡、大型宫殿。商代农业使用牛耕、木制的耒耜，提高了种植技术，收获物增加。烹调炊具，除仍沿用陶器外，又添了青铜之品。随着经济、文化发展，卫生知识逐渐普及，个人方面，已养成洗手、洗脸、洗澡习惯，在河南安阳发掘的殷王墓中，有配套的盥洗器，如壶、勺、孟、盘等。环境卫生，明晓污水不宜饮用，设有排水管道，开始凿井汲取地下水，十分益于人体健康，且可供干旱严重时作灌溉之用。家畜牛、羊、猪的饲养，与人之居处分开，另建牛棚、羊栏、猪圈，同时还清扫住房，于室内抹墙、堵洞、用药物“穹室熏鼠、塞向墐户”⁽²⁰⁾和灭虫等一系列活动。

尾语

历史发展证明，奴隶社会医药文化比原始社会有较大发展，酒的酿制、水煎药物的临床应用，能提高效果，为综合性医疗开辟新的先进施治方法。此时人们认识不少疾病，《甲骨文》⁽²⁰⁾对肠道寄生虫称为“蛊”，比印度《禳灾明论》所载要早七百余年。因青铜的冶炼与使用，可能已有金属针具、外科决痈排脓用刀。但是也应看到殷商统治者敬天、祈年、求雨迷信上帝，患病怀疑祖先“作它”，“告疾于羌甲、且丁、父乙”，巫术盛行。巫乃特殊人物，以通鬼神恣态、禳禦的方式给人治病，实际只起精神安慰作用，同医学无任何关系。这种情况，持续时间很长，直到战国时代依然残存，所以《吕氏春秋》尽数篇说：“近世尚卜筮祷祠，故疾病愈来。”其分析可谓彻底。

注

- (1)《礼记》礼运。(2)桓谭《盐铁论》。(3)夏代开始用红铜，以孔雀石为原料，属红褐色质软的自然铜。商代杂入锡、铅，约4：1—6：1，已成为合金，熔点低，硬度高，不易出砂眼，锈呈青绿色，谓之“青铜”。(4)黑色燕子。(5)商十代第二十位国王。(6)今山东曲阜。(7)今河南安阳小屯村。此地北临洹水、南靠邺县。(8)郦道元《水经》洹水注竹书纪年。(9)主要为祭祀、征战、田猎、疾病、灾害、风雨、年景丰欠、时日吉凶、分娩男女、未来祸福。(10)巫兼史官者。(11)商代出土文物除青铜(饮食器皿，大者为司母戊鼎，重八百七十五公斤，小的有鬲、彝、勺、爵。兵器是矛、戟、刀、箭簇、甲胄)外，即甲骨。甲骨制作方法，先将龟甲(底版)、兽骨(猪、鹿、牛肩胛骨，肋骨少见)刮光，式样修整，以钢锥钻出圆形或方形浅窝，凿成参核状之沟，用燃着的木枝在其中心或边缘烧灼，使受热点向外扩散，从正面产生T形裂纹(兆)，爆出声响，就是“卜”字读音。于裂纹旁刻字(大者过半寸，小的如腊麻粒)，有的涂上朱砂成为红色，每片二三十字不等。目前已发现约五千余字，被确认的仅一千五百余。(12)有莘氏(部落名，在今山东曹县境内)厨师养子(从桑林所得之私生子)，随奴隶主陪嫁子姓大乙(赵翼《陔余丛考》谓“乙即咸汤”)为媵臣，而后“授之政”当了阿衡(又称保衡)。俞樾《群经评议》谓教养之官。(13)姒姓，名挚，曾放太甲于桐，太甲越狱，为被所杀(柳开《河东集》太甲诛伊尹论“汲冢纪年”)。(14)《史记》股本纪。(15)《吕氏春秋》孝行览“伊尹商汤对话”。(16)《汉志》载有不知撰人的《汤液经法》三十二卷。(17)有淳的混合饮料。(18)巴比伦在距今八千年前的泥碑上绘有酿酒图，现伊拉克保存五千余年之陶碑也载有酒字，较我国还早。(19)见刘安《淮南子》。(20)见《礼记》表记。(21)见《诗经》。(22)《尚书》说命。(23)閏月放在十二月后。(24)早于夏代的大汶口文化，已有了图形文字。(25)阮元说：“古人无笔砚纸墨之便，往往铸金刻石始传久远，其著之简册者，亦有漆

书刀削之劳，非如今人下笔千言，言事甚易也。”（《研经室三集》卷二文言说。（26）《山海经》内记有三十八种。（27）古鼻字。（28）《甲骨文》中龋字，形容牙有孔洞，比埃及、印度、希腊文献记载都早。（29）见《诗经》。（30）中国原始方块字，又称《契文》，北宋时期已有发现。清末光绪二十四年（1898）天津孟广慧、王襄开始辨认，称古简。二十五年（1899）国子监祭酒福山王懿荣因吃药用龙骨，见有刀刻字迹，委潍县古玩商人范维卿、赵允中赴河南收购，“往返数年”得千余片（见赵汝珍《古玩指南续编》），进行专门研究。他搜集的甲骨有一

千多片转归《老残游记》作者刘鹗，刘氏将手内所藏，选出一千零五十八片辑成《铁云藏龟》。当时山东赵执斋、上海金宋卿、北京祝继先，均在小屯村购买过，曾按字数多少再售，完整者每字二三两银子。后来仍陆续出土，共挖掘十六万余片（国内现存九万多片，其余在海外），约有三百二十三片 400 多辞为记录疾病方面材料（所载治法有灸、刺、按摩、药物、拔牙等）。近代致力《甲骨文》学者，以浙江上虞罗振玉雪堂、海宁王国维观堂、四川乐山郭沫若鼎堂、河南南阳董作宾彦堂为代表。

第三章 奴隶社会晚期 ——封建社会(一)

周(前 1027—221)——秦(前 221—206)
——汉(前 206—公元 220)

西岐姬发“吊民伐罪”灭掉殷纣⁽¹⁾，开创漫长周代王朝⁽²⁾，降服二百五十二个部落国。西周初年，将王室、贵族按公、侯、伯、子、男分至各地，“封建亲戚，以屏藩周”，仅皇家系统就占五十三国。进入春秋时，王权衰落，大国兼并小者，战争持续不断。道家、儒家、墨家、法家、阴阳家林立，产生多种学派，“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年分二十四节，制定十九年七闰月法。用牛耕田⁽³⁾，奴隶制开始崩溃，“仁人”瞩目“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⁴⁾。到了战国，客观环境改变，商鞅主张“不法古”⁽⁵⁾荀况据《周易》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⁶⁾，可“制天命而用之”唯物论思想，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由于时代进展，发生重大变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⁷⁾，旧的领主与奴隶，为新兴地主和佃农所代替，转向“封建社会”。“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⁸⁾大商吕不韦家累“千金”，“猗顿用监盐起家，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生产力提高，经济繁荣，尤其铁⁽⁹⁾制工具⁽¹⁰⁾、金属货币的使用，推动农业进步，手工业、商业也相应地渐趋发达，定陶、临淄、邯郸、洛阳、大梁、彭城、郢都、咸阳，皆成了著名的城市。临淄有户籍七万⁽¹¹⁾，街道上“车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¹²⁾，人们“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蹴踘”，非常热闹。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灭六国，统一各地，收集武器，铸造铜人十二，每个重二十四万斤，陈列宫门之外。为了巩固统治，“焚经

书，杀儒士⁽¹³⁾，设挟书之法⁽¹⁴⁾，行是古之罪。”⁽¹⁵⁾将货币分黄金⁽¹⁶⁾、铜钱⁽¹⁷⁾两种。立郡县⁽¹⁸⁾，结束血战玄黄割裂局面。实行小篆“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开通驰道⁽¹⁹⁾，规定二百四十方步为一亩。充实边疆防务，重修补接万里长城。虽然暴虐、独裁，集权力于个人，“殚天下财力以事营缮”⁽²⁰⁾，却彻底改变了“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²¹⁾，各自为政四分五裂的现象。“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²²⁾刘彻增广郊祀，奏四时之歌，春曰青阳，夏曰朱明，秋曰西皓，冬曰玄冥⁽²³⁾。从河南信阳擂鼓台出土文物中发现永元十一年(99)烧制的盏罍，说明东汉时期已使用青瓷器。公元二世纪蔡伦⁽²⁴⁾以麻绳头、破布、旧渔网、树皮监制书写用纸⁽²⁵⁾，105 年上报操作情况，人们谓之“蔡侯纸”，对传播文化、发展技术、交流经验，起了很大作用，令医药文献得以流传。嗣后，因统治阶级走向腐败，“舍农业，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功，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²⁶⁾，侧重寄生生活，从而脆弱的政权便日渐没落下来。

注

- (1) 斩首十七万众，并灭小国九十九个。
- (2) 周分两个阶段，前为西周(前 1027—770)，后为东周，即春秋(前 770—476)、战国(前 476—225)。(3) 见周必大《曾氏农器谱题解》。(4) 墓葬《兼爱》。(5) 《商君书》开塞。(6) 《荀子》天论。(7) 《小雅》北山。(8) 贾谊

《过秦论》。(9)即悉金。铁字应用，首见于《诗经》秦风“铁驷”。(10)商代有铁刃铜钺，大概与埃及一样，开始是用空中陨石锻造的。此时已能开采矿石。农业工具有铁口犁、铁口锄、铁口镐、铁镰刀等。(11)每户平均五口，当有三十五万人。(12)《战国策》齐策。(13)曾诏令“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公元前212年“坑”杀知识分子四百六十余人于咸阳。(14)凡三十天不将书籍交出烧掉，黥为“城旦”，白日放哨，夜晚筑长城。(15)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16)上币以镒为单位。(17)下币以半两为单位。(18)开始划分三十六郡，续有增置，达四十多郡。(19)以京城咸阳为中心，统一车轨，北至燕，南到吴，路面宽五十步，相距三丈植树一株。(20)不知撰人《三辅黄图》。(21)许慎《说文》序。(22)孔颖达《尚书正义》序。(23)见《宋书》卷十九“乐志”。(24)相传为今陕西洋县龙亭铺人，字敬仲，宫廷宦官，后任尚方令(管理御用器物)。(25)古代记事用龟甲、兽骨、铜器(钟、鼎)、石头(石鼓、碑碣)、竹简、木牍、丝帛。许慎《说文解字》所言之纸，皆用丝旁，乃废丝屑(缫丝剩下者)捣浆用竹帘抄起晒干制成的，薄者谓之“赫疏”赵飞燕取其包药、书写诗文。“蔡侯纸”则用各种植物纤维，二者不同。北宋陈槱说：“盖纸，旧已有之，特蔡伦善造耳，非创也。”(《负暄野录》)今从发现之西汉麻纸，即证实此说。(26)王符《潜夫论》。

一、医学分科，建立考核制度

自青铜应用与铁器的发现，农业获得较快发展，医学研究也推进一步，周代有了医事分工，在范围、体制、职责方面，已超过希腊阿斯克雷比亚“神殿医学”的盛行时期。《周礼·天官》冢宰将“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之两名行政管理人员，称作“医师”。共分四科，设置专职业务医生，“凡邦之有疾病者，疒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据《左传》载，当时常用攻(火灸)、达(针刺)、药(药物)等疗

法。

(一)疡医：处理肿疡、金创(刀、剑、箭利器所伤)、骨折诸病，掌“祝(祝由祈祷)、药(药物外敷)、剖(排脓)、杀(蚀去恶肉)之剂”，属外科、伤科(正骨)，有下士八人。

(二)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相当以治疗内科杂病为主者，有中士八人。

(三)兽医：凡兽之有病者、有疡者，使疗之，死则计其数以进退之，是专门治疗牲畜的医生，有下士四人。

(四)食医：主饮、膳、馐、珍味，管理食物卫生、掌配各种营养，按四季春酸、夏苦、秋辛、冬咸“调以滑甘”，通过物宏烹细、食杂功专，供应时令之饭，为统治者服务，有中士二人。

各科医务人员，年终考核治疗成绩，给予不同工资待遇，《周礼·天官》冢宰说：“岁终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制定评选标准，以建立病历作为考核的依据。从《疾医》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看来，还要总结经验，写出死亡报告。

班固⁽¹⁾《汉书·百官志》载，统治阶级为了给王室、妃嫔、贵戚进行保健医疗，又增设“女医”⁽²⁾一职；《酷吏传》言河东义纵之姊“堁”，以医幸王太后⁽³⁾；《外戚传》说：“淳于衍⁽⁴⁾者，霍氏⁽⁵⁾所爱，尝入宫侍(许)皇后疾⁽⁶⁾”，“取附子并合太医大丸⁽⁷⁾以饮皇后”。但由于环境局限，发挥的作用甚小。

注

(1)楚国谷於擗(令尹子文)之后，兰台令史。(2)或称乳医。(3)武帝之母。(4)字少夫。(5)霍光夫人即婢女“显”。(6)接生。(7)晋灼注：“今泽兰丸之属”。陈直《汉书新证》按语，谓汉代丸药有大、小之分，小丸如梧桐子，见《金匱要略》卷下干姜人参半夏丸；大丸见同卷，有竹皮大丸。霍氏为其小女成君入宫后，曾唆使淳于衍在御医配制的丸药内暗放

附于末，将汉宣帝之妻许皇后毒死。

《秦乙杂子黄冶》即烧炼矿石铸金。

二、整理古代医籍

历史上从创立文字，就有通过文字传播知识的记载，古代遗留之医药经验，即是这样延续下来的。秦统一文字后，对医学典籍的流传，起了巨大作用。为了继承前人成就，有利系统学习，纠正讹误，西汉⁽¹⁾河平三年（前26），太医监李柱国等人曾将重点方技著作进行了整理，由刘向在天禄阁编写《叙录》，介绍校勘经过、所据文简⁽²⁾。班固上承刘歆《七略》辑成之《汉书·艺文志》，收有医经⁽³⁾七家⁽⁴⁾二百一十六卷、经方⁽⁵⁾十一家⁽⁶⁾二百七十四卷、房中⁽⁷⁾八家⁽⁸⁾一百八十六卷、神仙⁽⁹⁾十家⁽¹⁰⁾二百零五卷，遗憾的是，大都已经亡佚了。

注

(1)前206—公元8年。(2)刘向死后，汉哀帝令其子刘歆继之。父子二人皆精目录学，且为创始者。(3)主要为理论研究。(4)《黄帝内经》、《扁鹊内经》、《白氏内经》、《黄帝外经》、《扁鹊外经》、《白氏外经》、《白氏旁篇》。(5)内、妇、外、儿各科处方与食物禁忌。(6)《妇人婴儿方》、《五脏六腑病十二病方》、《五脏六腑病十六病方》、《风寒热十六病方》、《秦始黄帝扁鹊俞跗方》、《五脏伤中十一病方》、《客疾五脏癫狂病方》、《金创痈瘻方》、《五脏六腑胆十二病方》、《汤液经方》、《神农黄帝食禁》。(7)讨论性知识，调节情欲，寻求长寿之道。(8)《容成阴道》、《务成子阴道》、《充舜阴道》、《汤盘庚阴道》、《天老杂子阴道》、《天一阴道》、《黄帝三王养阳方》、《三家内房有子方》。(9)利用导引、按摩、服药、食菌类，研究养生方法。(10)《宓戏杂子道》、《上圣杂子道》、《道要杂子》、《黄帝杂子步引》、《黄帝岐伯按摩》、《黄帝杂子芝菌》、《黄帝杂子十九家方》、《秦乙杂子十五家方》、《神农杂子技道》、

三、出现三大名著

西周至东汉末一千二百余年，祖国医学理论体系逐渐形成，用药经验日益丰富，出现两大名著，一属基础理论性巨作《黄帝内经》，二为药物专书《神农本草经》。且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中外咸知的临证医学《伤寒杂病论》。

(一)内经

《内经》为“言医之祖”⁽¹¹⁾，是研究人体科学的早期著作，曾涉及天文、地理、气象、历法、哲学、物候、农艺等各方面知识，内容有偶文、韵语，以黄帝岐伯⁽¹²⁾问答形式记录。受道家影响，倾向养生学。所引文献，有《上经》、《下经》、《揆度》、《奇恒》、《从容》、《五色》、《脉经》、《形法》、《脉法》、《大要》、《金匱》、《热论》、《十二官相使》、《太始天元册文》、《脉要》、《针经》、《九针》、《本病》、《阴阳》、《刺法》等书，凡二十余种⁽¹³⁾，原文排版，约十四万字⁽¹⁴⁾，“与《周易》相表里，天人性命之理，尽在是矣”⁽¹⁵⁾，共十八卷。因当时存有严重崇古思想，常托名“神农、黄帝”而后入说，从其中官职称谓⁽¹⁶⁾、甲子纪年⁽¹⁷⁾证明不是出自一家之手，更非黄帝时代产物，很可能来源于“战国、秦、汉之人。”⁽¹⁸⁾一部份由《老子》、《晏子春秋》、《孙子》、《列子》、《左传》演化的，编辑时间约在公元一世纪班固写《汉书》⁽¹⁹⁾前，公元前二世纪司马迁撰集《史记》⁽²⁰⁾之后，直至唐代仍有修订、补充⁽²¹⁾。分《素问》⁽²²⁾八十一篇⁽²³⁾、《针经》⁽²⁴⁾八十一篇，各九卷⁽²⁵⁾。北宋校正医书局已正式整理过⁽²⁶⁾。多年来，日、法、英、德等国均译有节录文本。其学术思想，也染有《周易》色彩，突出“变动不居”，谓“成败倚伏乎动，动而已则变作矣。”⁽²⁷⁾强调人和自然关系，“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揆度奇恒“道在于一”⁽²⁸⁾。一方面受其制约，“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²⁹⁾，宇宙空间之“春气在经脉，夏气在孙络，长夏气在肌肉，

秋气在皮肤，冬气在骨髓中”⁽²⁰⁾，脉搏有弦、钩、代、毛、石的变化；“高者多寒，下者多热”⁽²¹⁾，酷暑季节“腠理开，故汗出”⁽²²⁾。另外又强调人的能动性，“提挈天地，把握阴阳”⁽²³⁾，如“正气内存，邪不可干”⁽²⁴⁾，虽“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²⁵⁾。反对迷信，摆脱了巫的羁绊，指出“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²⁶⁾其主体内容，包括五大部分：

1. 阴阳、五行

阴阳学说，具有广延性、可分性，最早见诸金文，次则为《诗经·公刘》⁽²⁷⁾、《周易·坤卦》⁽²⁸⁾、《老子·道德》⁽²⁹⁾，属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在开始根据日光向背，说明事物的正反两面，矛盾处于对立统一状态，“人生有形，不离阴阳”⁽³⁰⁾，一“藏精而起亟”，一“卫外而为固”⁽³¹⁾，通过互根、协调、相对平衡以维持机体生理活动，《素问·生气通天论》谓之“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如其依存关系遭到破坏，形成量值差异，便可发生消长、胜复的转化现象，“阴盛则阳病，阳盛则阴病”⁽³²⁾，导致“重阳必阴，重阴必阳”⁽³³⁾。医疗要“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定其血气，各守其乡。”⁽³⁴⁾若二者之间，失去“匀平”，不能“以充其形”⁽³⁵⁾，就会“阴阳离决，精气乃绝”⁽³⁶⁾，后果不堪设想。所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

五行起于《尚书》甘誓、洪范⁽³⁷⁾，也称“五材”，相克之说始自战国末年的邹衍。生、克问题，皆属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论。“天生五材，民并用之”⁽³⁸⁾，其中“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³⁹⁾《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统治者利用五行之名代表东、西、南、北、中不同方位，春、夏、秋、冬、长夏一年季节⁽⁴⁰⁾。《内经》将五行学说引入岐黄领域，除研究气象“木曰敷和、火曰升明、土曰备化、金曰审平、水曰静顺”⁽⁴¹⁾变化，主要强调整体观念，“金以铣之、木以干之、土以敦之，火炽、风挠、水烹以蒸化之，彼滋此孕以繁之。”以心、肝、脾、肺、肾为中心，说明五脏之间相互依存、表现制约，构成完整的内在系统，《素问·宝命全形》说：

“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灭，土得木而达，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绝，万物尽然，不可胜竭。”且“气有余，则制已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已所不胜，侮而乘之，已所胜轻而侮之。”⁽⁴²⁾另外，还联系到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以木为例，“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脏为肝”，“在色为苍”，“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在变动为握”⁽⁴³⁾，以及外荣为爪、其神为魂、出液为泪、于时为春等。

2. 脏腑、经络

脏腑⁽⁴⁴⁾、经络学说，乃祖国医学理论体系中核心部分，是探讨人体生理、病机的重要基础。《内经》论述脏腑方面者，《素问》十一篇、《灵枢》二十八篇，认为五脏⁽⁴⁵⁾功能“藏精气而不泻”，满而不实⁽⁴⁶⁾。“心者君主之官”⁽⁴⁷⁾，司神明，属人体思维活动的最高主宰，主血脉⁽⁴⁸⁾循环不休⁽⁴⁹⁾。肝藏血，形同血库，可调节血量，使“目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撮”⁽⁵⁰⁾，且为“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脾“为胃行其津液”，管消化、吸收、输送精微，营养脏腑、四肢百骸，包括肠胃系统全部作用。肺主呼吸，开窍于鼻，《素问·阴阳别论》说，从饮食摄入水谷之气，浓浊部分归心，心输送精微于脉，血内水谷精气汇流入肺，形成“肺朝百脉”⁽⁵¹⁾，能通调水道，下输膀胱。肾藏精⁽⁵²⁾，主骨髓，为生殖、发育之源，后世遵照《素问·金匱真言》称作先天之本。腑有六，辖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⁵³⁾。生理功能“受水谷、行津液”⁽⁵⁴⁾，“传化物而不藏”，实而不满。尤以胃为“水谷之海”⁽⁵⁵⁾、“仓库之官”⁽⁵⁶⁾，更较重要⁽⁵⁷⁾。除此，尚谈到另一“藏而不泻”奇恒之府的“女子胞”⁽⁵⁸⁾，是指女性内生殖器官和附件而言。

经络，是运行气血通路、沟通表里上下、网络人体器官组织和传导系统，全身循行。经有十二⁽⁵⁹⁾，络有十五⁽⁶⁰⁾，内联脏腑外络肢节。其功能“行气血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⁶¹⁾人身发生疾病，往往通过经络反映到

体表腧穴上，针、灸孔穴即可调控、改善病理现象，记有实用穴位一百六十余个，重点篇章在《灵枢》中，如《经脉》、《经别》、《经水》、《经筋》等。正经之外，也提及奇经任、督、冲、带。现代所用的针刺麻醉，基本上就是依据经络原理、循行走向而取穴的。

3、解剖

《内经》对人体宏观组织皮肤、肌肉、血脉、脏腑、骨骼、九窍、大脑等有关解剖学的论述，已具相当程度的认识，《灵枢·经水》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十二经之多血少气，与其少血多气，与其皆少血气，均有大数。”不仅属生理解剖早期记载，也为尸体探查研究人身内在提供了历史序录。《灵枢·通天》根据秉赋特征将人分为太阴、少阴、太阳、少阳、阴阳和平五种形象，在脸谱身躯上，按木、火、土、金、水划线，于每一类型之下，照角、征、宫、商、羽分成五个镜面⁽⁶³⁾。《灵枢·肠胃》还用分段累计法度量了从口腔至肛门消化道的长度，食管与大小肠之比为1：35。所取的客观数据，和近代解剖学上测出者1：37，基本相同。

4、分析疾病

《内经》载入五百三十多种病、证名称，记有二十一类脉象。《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篇》说，由于自然界对人体产生的影响，常有旦慧⁽⁶⁴⁾、昼安⁽⁶⁵⁾、夕加⁽⁶⁶⁾、夜甚⁽⁶⁷⁾的变化⁽⁶⁷⁾，应掌握这一规律。对疾病的认识与分析，主要有三个方面：

(1)据气候变化“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⁶⁸⁾。《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认为“风胜则动，热胜则肿，燥胜则干，寒胜则浮，湿胜则濡泄。”按季节提出“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⁶⁹⁾而且“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疾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并说：

“春善病鼽、衄；仲夏善病胸、胁；长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风疟；冬善病痹、厥。”⁽⁷⁰⁾还涉及不少杂病，如肝风、首风、肠风、酒风等。

(2)照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生理系统，结合病机列出临床诸证，如“肝气虚则恐”、“胃脘当心而痛”、“少阴病心肺痛不可转侧”、“卫气虚则不用”、“血凝于足者为厥”、“津脱者腠理开汗大泄”，以及“精脱者耳聋”，“神有余则笑不休”，“脑海不足则脑转而鸣、胫酸、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并据外观色泽，推测其预后情况，“赤欲如帛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鹅羽，不欲如盐；青欲如苍璧之泽，不欲如兰；黄欲如罗裹雄黄，不欲如黄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苍。”⁽⁷¹⁾凡“青如草兹者死，黄如枳实者死，黑如炱者死，赤如衃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⁷²⁾

(3)以特殊表现命名，如热病、疟疾、颠狂、霍乱、痈疽、卒病；由证状确定的，有便血、咳嗽、噎膈、癥瘕、腰痛、卧不安等。对顽疾日久不愈或艰于治疗者，列为“奇病”，像头部类似三叉神经痛，“数岁不已”，“大寒犯脑”，“齿亦痛”，称作“厥逆”⁽⁷³⁾，就是例子。

对热性病探讨，占较大比重，《素问》有三篇⁽⁷⁴⁾，《灵枢》有三篇⁽⁷⁵⁾，进行专题介绍。诊断标准，以“皮肤缓、腠理开、血气减、汗大泄、皮淖泽”；“向外感寒证”“皮肤致、腠理闭、汗不出、血气强、肉坚涩”为鉴别依据。《灵枢·寒热》提出淋巴结核与内脏有关，属里源的扩散，“鼠瘘之本，皆在于脏，其末上出于颈腋之间”，在当时而言，十分可贵⁽⁷⁷⁾。《素问·玉机真脏论》说：“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内痛引肩项，身热，脱肉，破䐃”，可能为晚期恶性肿瘤。发生疾病后，还注意色泽浮沉、明暗、聚散，以“脉盛、皮热、腹胀、前后不通、闷瞀”，谓之五实；“脉细、皮寒、气少、泻利前后、饮食不入”，称为五虚。并曰“得神者昌，失神者亡”，予以高度概括，极切实用。

5、治疗

《内经》着重“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使“形与神俱而尽其天年。”⁽⁷⁸⁾提出预防为主，

“虚邪、贼风，避之有时”⁽⁷⁹⁾，掌握“揆度奇恒，道在于一，神转不回，回则不转，乃失其机”⁽⁸⁰⁾，重视采取相应措施，早期发现，及时医疗，即所谓“治未病”。《素问·八正神明论》指出“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用小金丹⁽⁸¹⁾预防疫邪传染。如病已形成再予处理，就等于“渴而穿井”、“斗而铸兵”⁽⁸²⁾了。曾说：“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经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⁸³⁾侧重点放在“从内之外而盛于外者，先调其内后治其外；从外之内而盛于内者，先治其外后调其内。”⁽⁸⁴⁾同时也主张灵活的治疗方法，虽然求本第一，但要“察其下、适其脉”⁽⁸⁵⁾、观其志意”⁽⁸⁶⁾，根据客观情况运用相应措施，《素问·标本病传》说：“病发而有余，本而标之，先治其本，后治其标；病发而不足，标而本之，先治其标后治其本。”反之，“不知标本，是谓妄行。”在针砭方面注意区别对待，“夫痈气之息者，宜以针开除去之；夫气盛血聚者，宜石而泻之，此所谓同病异治也。”它的施治原则是：“病生于脉治之以灸刺”，“病生于内治之以针石”，“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病生于咽嗌治之以甘药”，“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药”⁽⁸⁷⁾。曰：“上工十全九”，“中工十全七”、“下工十全六”⁽⁸⁸⁾。常用之法，有针刺⁽⁸⁹⁾、药熨、砭石、灸焫、饮汤、熏疗、涂抹、取嚏、洗浴、导引、接蹠等。尽管《素问·移精变气》曾言“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仍以针刺为主⁽⁹⁰⁾“能毒者以厚药，不胜毒者以薄药”⁽⁹¹⁾，只有十一方⁽⁹²⁾，投用药物二十余种。

所言辨治准则，“无实实”，“无虚虚”，“必先岁气，勿伐天和”，非常重。强调“逆者正治，从者反治，必伏其所主，先其所因。”⁽⁹³⁾《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应“补其不足，泻其多余，调其虚实。”⁽⁹⁴⁾临床遣药，凡“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要掌握分寸恰到好处；“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不然则“造人夭殃”、

“绝人长命”⁽⁹⁵⁾，“过者死”。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出“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在皮者汗而发之”；以及“刺肥人者，以秋冬之齐，刺瘦人者，以春夏之齐”⁽⁹⁶⁾，直至于今，仍为人们所遵循。

《灵枢》对单纯性水肿使用腹腔放水术，“先取环谷下三寸，以铍针针之，已刺而箒之，而内之，入而复之，以尽其水”⁽⁹⁷⁾；脱痈⁽⁹⁸⁾“其状赤黑”，情况严重，不易控制，主张采取“急斩之”的断然措施，予以截除⁽⁹⁹⁾。《素问·五常政大论》依据五行学说，把谷物、瓜果、畜肉、蔬菜作为辅助治疗，以“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¹⁰⁰⁾取“食养尽之”，“待其来复”⁽¹⁰¹⁾。清人唐甄所写《潜书》，尝言“气血资于药食”的理论，明显地受到《内经》影响。此外，尚载有说服、启发、教育一系列精神疗法，如《灵枢·师传》的“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也富有实践价值。

《内经》文法较古，且有错简，读者大都感觉困难，就连清代状元俞樾犹说：“向曾流览，殚其艰深。”⁽¹⁰²⁾因此，后世医家通过学习、烹文炼字、参考旁证，加以校勘、训诂、注解、分类编辑，如全元起⁽¹⁰³⁾《素问训解》⁽¹⁰³⁾、杨上善⁽¹⁰⁴⁾《黄帝内经太素》⁽¹⁰⁵⁾、王冰⁽¹⁰⁶⁾《黄帝内经素问释文》⁽¹⁰⁷⁾、马莳⁽¹⁰⁸⁾《黄帝内经素问灵枢注证发微》⁽¹⁰⁹⁾、张介宾《类经》、张志聪《黄帝内经素问灵枢集注》⁽¹¹⁰⁾、胡澍⁽¹¹¹⁾《黄帝内经素问校义》等，厘正音读、剖析疑点、疏理其说、发皇古义，均为代表作，对研究《素问》、《灵枢》原文，加深理解，扫除学习障碍，有极大帮助。

注

- (1)钱熙祚《素问释文》。俞樾《春在堂又续》三与胡广甫农部，谓医学“自此专门”。
- (2)历史传说，僦贷季为岐伯之师，岐伯（也称岐天师）为黄帝之师，黄帝为雷公之师。
- (3)除